

## 第二十六章 新繡手帕要不要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半晌後若若才抬起頭來，不樂無語道：“可是父親怎麼辦？”

範閑皺眉說道：“有我在京都孝順著，你安心玩兩年再說。”

“可是...這樣就真能退了婚事？”範若若依然有些不相信。

“苦荷的臉麵...比北齊那人妖皇帝大多了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就算是咱們的慶國陛下，也會給他兩份麵子。再說你拜入苦荷門下，名義上也隻是將婚事延後兩年，靖王府那邊也好交待。”

範若若搖了搖頭：“沒這麼簡單吧。”

範閑頭痛地咬了咬薄薄的嘴唇，關於世子，朝爭這一條路線上的事情，他當然不方便告訴妹妹，不然以妹妹表麵冷漠，內心溫暖的性情，一旦聽說自己為了她“破婚”一事要折騰出這麼多事兒來，隻怕她真會一咬牙嫁了！

“關鍵是你才十六！”範閑大義凜然說道：“十六啊，小丫頭片子都沒發育成熟，這就嫁人？這是\*\*裸地迫害啊。”

範若若麵部膚色由雪白變作大紅，羞的不行，捶了他一拳頭：“當哥哥的怎麼說話呢？”她囁嚅了半天，壯著膽子反駁道：“再說嫂子嫁給你的時候，十六還沒有足歲吧？”

範閑一翻眼白，險些暈了過去。

...

“哥哥，其實...如果真地能離開京都，去天下看看，我是真的會很高興。”範若若的瞳子裏充滿了對自由的憧憬，“隻是...一想到要離開你地身邊。我就覺得有些慌亂，有些害怕。”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傻孩子，每個人在學會真正的自立前，總是會害怕的。就像我們小時候第一次學會走路時那樣。”

範若若掩唇笑道：“是嗎？可是聽澹州那邊的人說，哥哥小時候學走路比別地人都快，而且一學會走路就開始到處跑，根本都不怕的。”

範閑心想，我是怪胎，一般人可學不了。

“好了，我隻是問問你的意見，既然你願意，這件事情就交給我辦吧。”範閑摸著妹妹的腦袋，關切說道：“我自然會處理好的。你是獨一無二的範閑的妹妹，當然也要成為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女子。”

範若若感動地點點頭，卻沒有應承什麼。忽然由苦荷大宗師收徒一事想到那位海棠姑娘，想到哥哥與那位姑娘似乎有些...什麼，她不由偷笑著，起身離去，說道：“嫂嫂有東西給你。我去喊她進來。”

範閑一愣，便看著妹妹的身影消失在門口。

範若若行走在空曠靜謐的後園裏，忍不住抬頭看了一眼天色。天上地厚雲被風兒輕輕推向東麵，露出一片淺灰色的天空與那輪似生了毛刺般的灰太陽，讓人瞅著始終有些不爽利。

她伸手從後園裏齊整地經冬青樹頂上撫摩而過，想到明年有可能去異國它鄉，可以擺脫京都裏黏稠的快要讓人不能呼吸的空氣，可以擺脫那些貴婦小姐們的無聊詩會，可以擺脫那門自己實在難以想像的親事，她地心頭一陣歡快，然後卻是突如其來的一陣空虛無力。

姑娘家的手指下意識地攥緊了。卻被樹葉地邊刺刮了一下，微微生痛，想到師傅說過自己一定要珍惜自己這雙手，閃電般地將手縮了回來，奇快無比。她心裏想著，究竟去不去北邊，還是等師傅回來後問問再說吧。

“你和若若在說什麼呢？”婉兒覷著小姑子走遠了，輕手輕腳地走進房來，神秘兮兮問道。

範閑神秘兮兮應道：……不能說。”

婉兒氣結，坐在梳妝台前，伸手拿起梳子開始梳頭髮。範閑笑咪咪地走上前去，接過梳子幫她梳理，梳子的木齒在妻子的長發上滑過，毫無滯礙，十分順暢。

範閑異道：“你和妹妹的頭髮都挺好的。”

婉兒嘻嘻笑著說道：“全靠相公在澹州做的那套家什，洗頭髮方便，自然保養的好。”

範閑不信，湊近去聞聞，發現果然是一股子淡淡的清香，並無異味。婉兒惱了，假打了一下：“由此可見，你青日裏與我親近的時候都沒用心。”

範閑在她身後站著，將好兩道目光投往妻子地身前，穿過微微敞開的領口，看見了一抹白嫩，心頭一蕩，調笑說道：“親近不見得用心，用眼也是可以的。”

林婉兒聽出相公話裏的意思，羞惱地將領子係好，她在家中穿的並不隨便，隻是沒有料到色狼相公會如此聰明地占據了最佳地形。

範閑將妻子摟在懷裏，深深嗅著她的體息，將臉埋在她胸前的柔軟中，深呼吸了幾次，愁苦說道：“最近這些天總覺得自己極渴望什麼，卻一直尋不到源頭。”

林婉兒以為他說的是那等羞人之事，啐了一口，要掙出他的懷抱，卻是掙不動他如鐵的雙臂。範閑嘻嘻笑道：“不要使小性子，和妹妹說的事情暫不能和你說，將來你自然知道的。”

林婉兒睜著好奇的雙眼：“這麼謹慎？”

範閑苦臉道：“算是天下第一大胡鬧還差不多。”他又想起妹妹先前說的話，不由好奇問道：“妹妹說你有東西給我，什麼呢？”

林婉兒氣的咬牙道：“那個小叛徒，本想看你最近表現如何，再看給不給你。”

範閑啞啞笑著說道：“反正是給我的，求郡主娘娘賞給小的吧。”

林婉兒嘟著肉嘟嘟的嘴巴：“不給。”

範閑臉上壞笑漸起，雙手在她柔軟肉膩地腰間摸索著，拔撚揉搓。一陣慌張的尖叫之後，婉兒終於敗下陣來，氣喘籲籲地從懷裏掏出個物事，扔在範閑的臉上。說道：“給你，快放我下來！”

一陣香風撲麵，一張巾帕遮臉，範閑下意識裏鬆了雙手，扯下來一看，卻是呆住了。

一方繡帕，上麵繡著一雙鴛鴦，正在碧波裏遊著。

布是好布，這是宮裏的貢品，江南織造呈上來地世間極品。

線是好線。不論或金或黃或紅或綠，都能瞧出這線的質地，想來也是蘇州府精選用物。

意頭也是好意頭。鴛鴦成雙，碧波蕩漾，水上一枝垂桃，正綻著三兩枝粉粉的花兒。

隻是。

...

這針線功夫實在是…不咋滴啊！

隻見那針腳前後跳躍著，線旁密密麻麻的小孔很明顯的證明了繡者曾經悔了無數針。縱使這般，繡出來的線條依然是歪歪扭扭，毫無圓順之意。愣生生將這一對應該神態安憩的鴛鴦繡成了模樣可笑的怪水鳥，愣將那幾朵粉桃繡成了後現代解構主義的色團！

範閑瞪大了眼睛，看著這張繡帕那一波碧水其實隻是幾道平真的水紋線而已，繡地倒是不錯，隻是怎麼卻用的是黃線？

難道這繡的是一幅黃河變形水鳥圖？

忍了又忍，範閑看了又看，終於還是忍不住爆出一連串哈哈大笑！

...

笑聲傳遍了整座宅子，本來極有自知之明地婉兒早已羞愧地躲到了小姑子的房裏，但聽著這等羞辱自己的笑聲。惡向膽邊生，壯起英雄膽，大踏步回到房中，叉腰伸出蘭花指，指著範閑的鼻子罵道：“不準笑！”

範閑看著妻子氣鼓鼓的腮幫子，笑地樂不可支，趕緊一手捂住嘴巴，一手捂住肚子，在椅子上像個不倒翁般前仰後合。

林婉兒又羞又惱又想發笑，衝上前來，便去搶範閑手中的繡帕。範閑哪肯給她，一把攔住收回懷裏，好不容易止了笑聲，正色說道：“好婉兒，這是你給為夫繡的第一件東西，既然送了，可不能再拿回去。”

林婉兒出身高貴，自幼在宮中長大，向來都有嬪嬪與宮女服侍著，哪裏做過女紅。所以一想到妻子為自己繡了塊方巾，雖然針線活著實粗劣了些，但其中蘊著地深深情意，著實讓範閑十分感動。

他心疼地抓著妻子的雙手，看著對方手指尖上的紅點點，心疼地對著她的白蔥指尖吹著氣，說道：“下次別繡了，我繡給你吧，在澹州沒事兒的時候，也曾經學過幾天。”

林婉兒看他關切神情，心頭無比溫暖，但聽著這話卻是鬱悶到了極點，嘟囔道：“嫁了個相公，卻生的比自己還漂亮，你居然還會女紅，這麼細心...”她把嘴一癢，快要哭了出來，“範閑！你還要不要我活了？”“小傻瓜。”範閑疼愛地捏了捏她軟乎乎的臉蛋兒，說道：“如果這樣就不活了，那我看京都這些千金小姐都要集體自殺去，和誰比不成？和我這樣一個天才比，要知道相公我武能破將，文能作詩，豪邁時能大鬧官場，文靜處能安坐繡花...我是誰？我是不世出的天才啊。”

聽著他自吹自擂，擺出一副惡心的自戀模樣，林婉兒破涕為笑，一指戳中他地眉心，說道：“瞧你這個得意勁兒。”

範閑眉梢一挑，說不出的犯賤：“能娶著你，當然要可著勁兒得意去。”

林婉兒忽然一愣，伸手便往他懷裏摸。

範閑伸手護住自己的貞操，惶急說道：“說好給我了，還搶什麼？”

林婉兒眼中忽然閃過一絲得意：“不是搶我這條，是搶你那條。”

範閑一愣，便看著林婉兒自懷中掏出一條花頭巾來，那是他離開上京的時候，從海棠的頭上偷下來的。林婉兒眉開眼笑望著他：“既然你要我那條，那這條就給我保管吧。”

範閑腦中嗡的一聲，這才知道妻子之所以忍著指痛，一直遮遮掩掩地要繡這塊手巾，原來...是吃味兒了！雖然他與海棠並沒有什麼男女之私，但此時呈堂證物在手，他瞠目結舌，根本不知如何自辯，隻得訥訥道：“婉兒，你誤會了，以往與你說過，那海棠生的極沒特色，你相公我怎麼會瞧上她？”

林婉兒打鼻子裏哼了一聲，說道：“你這人的品味向來與眾不同，當初你天天讚我美麗，我就覺著奇怪，但隻是以為你嘴甜、會哄人而已，誰知道後來從若若嘴裏知道，原來你真認為我長的...漂亮！可見啊，你的眼光本就與世人不同，誰肯信你。”

範閑佯火道：“誰敢說我媳婦兒生的不美？”

林婉兒學他平日的作派聳聳肩：“從來就沒人認為我生的美。”

範閑撓撓頭，小意問道：“難道...我的眼光真的有問題？”

林婉兒掩嘴一笑，忽然正色道：“別打岔。”她一揮手中那塊海棠的花頭巾，得意說道：“這塊歸我，你沒意見吧。”

範閑苦臉道：“沒意見，沒意見。”

林婉兒嘻嘻一笑，就往屋外走去，臨到門口時忽然回頭說道：“你要莫把那位海棠姑娘收進屋來，要莫就斷了這心思，男子漢大丈夫，天天揣著個手帕當念想，一點魄力都沒有，連我這做妻子的都替你臉紅。”

範閑揮手給了她一個飛吻，恥笑道：“這說明我比你純潔許多。”

林婉兒啐了他一口。

範閑忽然想到一樁重要事情，緊張問道：“婉兒，我記得你是才過的生辰，那咱們成親的時候，你應該滿十六了吧？”

林婉兒好奇地睜著大眼睛，點了點頭。

範閑拍拍胸口，說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...

第二天範府之外，馬車之中。

“大人，咱們去哪兒？”史闡立有些頭痛地問著自己的老師，因為老師他今天唇角帶笑，看上去十分的陰險，不知道心裏在盤算著什麼，如今京中不怎麼安靜，老師難道還不想收手？

範閑看著手中的繡帕，看著上麵的變形水鳥嘿嘿笑著，心裏卻是有些心痛，海棠頭上的頭巾，那可是九品上的強者啊！自己能偷到手，那是了了多大的風險，結果一下子就被妻子沒收了。

他抬頭，看著史闡立與鄧子越詢問的眼光，這才回過神來，將牙一咬，恨恨說道：“走！去抱月樓瞧瞧...本官家事不順，要去散散心，順便和樓裏的姑娘們切磋一下繡花的技藝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